

第五十八回 秋月梧桐寡鹄成禁裔 胡天锋鏊老将化飞尘

那时大堂之上，高坐着一位峨冠博带的大臣。案上签印并列，两旁站着宽边红帽的旗牌。阶上直至堂前，都是高帽藤棍皮鞭的皂役，一字雁行般排着。霎时间三声吆喝，好不威武，任你胆大包天的英雄好汉，到此也矮下三寸了。平常人少不得要魂魄飞荡了。这位大臣是谁？正是都宪李梦阳在那里勘讯万岁山的案子。忽听李梦阳把惊堂一拍，喝道：“将钱小山带上来！”左右啊了一声，拿一个上镣的少年横拖倒拽地牵至堂下跪倒，梦阳喝道：“你把雍王的使者怎样和你父说话老实供了，免上大刑。”

只见钱小山已惊得面色如土，连说不曾有雍王使者来过罪民家。梦阳怒道：“你忘了昨日酒后的大言吗？谅你不吃刑罚也不肯直说。”唤左右：“夹起来！”慌得钱小山不住地磕头求饶，于是将雍王怎样遣使来家与自己老子密谈，听得那使者说：“事成之后，不但终身富贵，任你要求怎样都可以办到的。不幸败露出来，那要各听天命。”使者说到这里，声音便低了下去，只闻得自己的老子不绝地应着。未了，那使者又道：“倘你受祸，雍王替你设法解救。家里也替你照顾，只是千万不可吐露！”使者说着，又密嘱了几句，出门自去。钱小山供毕，又磕个头道：“后来罪民的父亲，令罪民去告知使者，说太后千秋圣寿为期，什么事并不道明的。最后怎样，罪民实在不知道了。”梦阳见供，冷笑了一声，吩咐皂役仍将钱小山打入监中，自己便拂袖而退。

那么做书的把这钱小山交代一下。原来，张剪柔、王灵素两位小姐死在万岁山上，李梦阳都宪对于那值日的太监钱福十二分的疑心。他觉钱福咬定没有离开碧霞宫，何以灵素小姐会死在里面？想来想去，钱福必是知情的。不幸被孝宗一顿乱棒将钱福打死，倒弄得死无了对证，这案子就棘手了。当下李梦阳又在私下打听钱福的余党，打探出钱福是半途净身的，还有一个儿子钱小山和媳妇纪氏住在殷驸马街。因钱福好赌，中年穷得不得了，才净身入宫充了太监。所以是有儿子、媳妇的。

梦阳得知这消息，大喜道：“此案昭雪全在钱福的儿子小山身上。”你道怎的？大凡太监行私作弊，宫中闲杂人不能进去的，双方接近很是不便，如其有家的太监，当然在家里接头的。钱福家中既有儿子、媳妇，他和人串通作弊、儿子、媳妇哪个还会不知道的吗？李梦阳由这层上着想，便装作儒者会试的模样到钱小山家里租赁余舍。钱小山住宅，本有空室关闭着，也是梦阳去探得来的。小山贪图租金优厚，充分租一间偏厢。梦阳赁定寓居，迁入行李，从此早晚和小山相见。小山不识他是位都宪相公，梦阳却晓得他是太监的儿子，有心要结识他。凡小山所喜的，梦阳即便赠与。小山嗜的是杯中物，



梦阳就天天和他对饮。这样地不上半个月，两人已十分莫逆了。

梦阳每乘他酒后，暗暗探小山的口风，故意问他：“你们钱公公（太监尊称）在的时候，可结交些朝贵亲王？”小山乘醉大言道：“先尊生前，不大好交接朝士的，自从雍王的使者光顾几次后，不到十天，先尊已遇祸死了，那说不定是雍王连累的。”小山说时，忍不住流下泪来。梦阳讨得口风，连夜将小山拘禁，一面上疏，愿勘讯万岁山疑案，孝宗立刻批准了。

梦阳回署，升了大堂，提钱小山鞠询，要他招出雍王同他老子钱福作奸的事来。小山初时并雍王的使者却不承认，经梦阳还出他酒后的话说，钱小山抵赖不得，将雍王使者来家和他老子钱福曾接洽过几次及隐约听得的谈话一并供了出来。最后小山奉了钱福的命去知照雍王的使者，有太后千秋圣寿为之一语。万岁山的案子正出在圣寿的一天，梦阳知道这件疑案与雍王有极大的关系。但他是个王爷，明朝的郡王和皇帝的仪从制度、服御等等只差得一筹，一切的礼节都极其隆重。李梦阳职虽都宪，到底是个臣子，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去扳倒他，只有慢慢地候着了机会，再设法罢了。

再说孝宗自王满奴殉节后，没一天不在愁云惨雾之中度日。他举行万寿千秋圣寿，也不过借以解闷而已。然在万寿的同月前，也曾干过一会风流事，做书的不把它提出来，读者怎能知道，如今且叙它一叙吧。那在万寿升迁为总管太监的王安，本是一个小太监。岂有在

万寿那天，使臣进贡迎合了孝宗一句话就升擢得这般快吗？不是的。王安做到总管，正是风流案中功臣的缘故。从前的宣宗皇帝，不是常领了内监便服出禁门去游玩的吗？此风原辟自太祖高皇帝，宣宗步武学效。孝宗记得这桩故事，于烦闷无聊时，也领着内监微服出行。替他做向导的人，就是还没有做总管时代的王安。

一天，王安随着孝宗同出右顺门外，那里有个叫象鼻胡同中有三十四家住户。有几家是个私娼的所在，也是王安领着孝宗不时进出的地方。土娼中有名徐小雪子的，是个淮扬产，容貌还很艳丽。小雪子有两个嫂子，大的褚氏，第二个尤氏，一般的袅袅桃夭，亭亭柳翠。尤氏更是出色，而且是个寡妇，十九岁上便没了丈夫。今年还只得二十一岁，她自叹命薄，今世是矢志不嫁的了。孝宗时常进出，就此看上了尤氏。尤氏知道



李梦阳升堂办案

孝宗不是个常人，也不免眉来眼去。孝宗因私下和王安商议，把重利贿通了小雪子的鸨母，居然与尤氏成了好事。这样地过了几天，孝宗越发舍不得尤氏，足足一个月中没有虚夕。当两个情好弥笃，在枕上竟无话不谈，孝宗将自己的形迹老实吐露了，只叫尤氏不许告诉别人。尤氏是何等乖觉的女子，心里渐想到非分，要求孝宗带她进宫。孝宗又和王安说了，向那鸨奴讲妥，悄悄地把尤氏偷接入禁中。从此，孝宗也不再出去，早晚与尤氏聚在一块儿寻欢取乐。尤氏的富贵心太切，屡屡向孝宗求封。孝宗觉得她到底是个土娼，如滥晋妃位，礼仪上似说不过去，恐被廷臣讥笑，所以含含糊糊地答应她，怎经得尤氏的絮聒，孝宗便晋尤氏为侍嫔。

明宫规例，侍嫔不与宴会的，犹之民间的小妾终身不得冠服见尊长一样。尤氏心中哪得甘心，尽夜地在孝宗耳边噪闹。一个土娼出身的侍嫔，竟和皇帝反目过好几回。恼得孝宗性起，立刻将她贬禁。尤氏这才晓得皇帝的厉害，懊悔不及，弄得独自一个人荒庭寂处，坐对着冷月凄风，真是万分的伤感。

一天，尤氏方孤坐着垂泪，忽然一个老宫人进来，牵了尤氏的衣袖便走。尤氏只当是皇帝纪念旧好，仍来召幸了，芳心里很是安慰。走出宫院，有一辆篷车等着，有个太监侍候在一边。那老宫人不由分说，拥尤氏上了车，拉好篷儿径去。侍候着的太监即背了车绳飞般地前进，所经过的路途也是极冷僻的。不一会车辆自由下向上，半晌车便停在半道。那太监唤尤氏下车，领着她拾级上去，到了似一所庵庙的地方。太监令尤氏进去，自己便退了出去。

尤氏一头走，心正摸不着头路，所得殿内有咳嗽声，一个黄袍金冠的丈夫走出来。尤氏当是皇帝，仔细定睛一看，不由地呆了一呆。那丈夫忙携着尤氏的纤腕微笑道：“自你结识了皇帝，使俺想得好苦！谁知你竟忍心舍俺进宫，害得俺几乎成病。如今俺花了多少的心血，才得和你相见，但不知你在那里也是这般地想着俺吗？”尤氏听了，记起自己身处冷宫的凄凉，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一扭身倒在那丈夫的怀里。那丈夫一面搂住尤氏安慰着，两手抚摩她的香躯道：“你的玉臂比在宫外的时候怎地已消瘦了许多？”尤氏含着一泡眼泪，将失宠贬禁冷宫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要求那丈夫超拔她。那丈夫叹口气道：“俺未尝没有这样的思想，唯须缓图机会才行。”尤氏道：“咱们只当皇帝是怎样多情的，哪里知道他欢恶不常，和那平民百姓中的薄幸男子一样儿的。”那丈夫笑道：“做皇帝的谁不这样，俺若到了这种地步，怕不和他一般吗？”

两人说笑了一会，又并肩坐在拜台上，接吻咂舌地温存起来。尤氏又是个久疏的怨女，被那丈夫一逗引，不禁娇体如绵，芳心似醉。两只水盈盈的秋波只睨着那丈夫，一阵红霞从耳根子直透到粉颊，和雨后桃花似的愈见得鲜艳可爱了。那丈夫也觉情不自禁，便和身拥着尤氏双双走进神橱里，自去成他们的好事。两人正在怜爱万分，耳畔好像有女子说话的声音。尤氏心慌，忙推开那丈夫昂着半身揭起神幔来张望时，恰恰和剪柔小姐打了个照面，吓得她往外逃走，灵素也回身飞奔。

尤氏疑两人是宫中的嫔妃，慌得手足皆颤，说她们出去必告诉别人，咱们的性命就要不保。那丈夫听说是两个弱女，霍地跳起身来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她两个拖住了入伙。”于是便赤身来搂灵素，尤氏帮着拦住剪柔。四个人扭了一会，不提防那丈夫失手，这灵素小姐趁势在殿柱上碰死了。尤氏吃了一惊，两腕早没了劲，吃剪柔挣



脱身子逃出殿去。两人往后追赶，剪柔急得耸身一跳，竟跃下九层台去了。那丈夫见已闯祸，去寻方才推车的太监，却在偏殿上打盹，便将他推醒了顿足埋怨道：“谁叫你不守牢殿门，现已闹出事来了，快送尤侍嫔回去！”太监见说，磕睡也吓醒了，忙去搀了尤氏仍从后山下去，上了那辆篷车飞也似地推入宫中，那丈夫瞧见车子去远，自己也溜烟望后山逃走，待到张吏部夫人到来，他们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做书的说了半天，还不曾将那丈夫的姓氏讲来。你道和尤氏相叙的那个丈夫是谁，便是孝宗的第四个弟兄雍王祐樗。孝宗有三个兄弟，一个封兴王（祐杭），一个封岐王（祐楦），雍王要算最幼，都是王太妃诞生的。雍王的为人，平日喜欢渔色，在京城常常强纳良家妇女做妃子。人家势力不敌他，只得忍气吞声罢了。那象鼻胡同的小雪子，雍王也不时去光顾，并和尤氏订有私约，早晚要娶入藩邸。

万不料王安的牵线，导孝宗也去玩小雪子，一样地看上了尤氏。雍王闻知孝宗在那里走走，吓得他退避三舍。尤氏这种女子，只贪富贵，有甚真情实意，见皇帝要她，自然把雍王撇在脑后了。偏得那雍王终把尤氏念念不忘，又不能进宫去和尤氏晤会，一个土娼家的寡妇，自进皇宫就成了禁脔了。雍王千方百计地设法想与尤氏见面，却得不到这样一个好机遇罢了。雍王心终不甘，又去委托那太监钱福，令她从中转候时机，一得到了空隙便通知雍王。恰值太后圣寿，在万岁山上领班的太监是钱福。钱福和雍王预先约定了，祝过太后的圣寿便去碧霞宫中等候。由钱福推着篷车，将尤氏接出来，从出后送到碧霞宫与雍王相会。不期被剪柔和灵素两位小姐瞧破，弄出了一场人命案子，真是谁也料不到的。出事之后，雍王叮嘱钱福，令他咬定牙关，只说当日不曾离去碧霞宫，也不见有人进殿。这样的一来，大家疑神疑鬼地使这件事变成悬案。过了几天，钱福又被孝宗打死，那事越发没佐证了。雍王方私心窃喜，忽接得李梦阳都宪的请柬，是邀雍王赛棋。雍王对于博弈，号称黑国手，梦阳也精此道，特邀雍王比赛。雍王年轻好胜，欣然带了五十名卫队赴都宪署博弈。

梦阳令卫队在府前门户中赐酒席，自己和雍王对棋弈。从未刻直奔到黄昏，只下了一盘和局。梦阳便设宴款待，畅饮到了三更。梦阳亲自掌灯，送雍王出后堂。才过暖阁将至大堂，蓦然一阵风过去，灯火惨淡，鬼声啾啾。吓得梦阳躲在一边，早见两个披发蓬头的女子拖住雍王讨命。这时雍王也惊呆了，口里只说：“俺和你们无仇。”两女子齐声道：“你忘了万岁山上的事吗？”雍王道：“那是俺好意叫你们坐一会儿，你们自己胆小自尽的，干俺甚事！”说犹未了，那两个女子都笑起来。霎时大堂上灯火齐明，衙役一声吆喝，梦阳升堂，叫把雍王带上来。雍王惊魂方定，不觉大怒道：“梦阳！你赚俺到此，却犯了什么罪名，也配你来讯问？”梦阳笑道：“咱就要审王爷在万岁山杀张王两小姐的事。”雍王佯喝道：“你可有什么证据？”梦阳大笑，把雍王方才对女鬼说的话已录在纸上，朗朗地读给雍王听，并说道：“王爷好意叫两位小姐坐一会儿干什么？”这一句话，问得雍王哑口无言。梦阳即便下座，这夜暂留雍王在署中。

原来梦阳明知雍王和万岁山案有关，但因他是个王爷，虽有钱小山做见证，却不能把雍王提讯。于是想出赛棋的法儿来诱雍王至署，预令两名妓女扮着女鬼惊吓雍王，待雍王对付女鬼的话就录作口供。万一雍王真个不知情的，只推在女鬼神灵上，谅也不能见罪梦阳。哪知雍王心虚，一吓便吐出口风，梦阳便据为事实。当夜梦阳将雍王软禁，



次日早朝上闻。孝宗即命锦衣尉赴都宪府提到雍王，雍王无可抵赖，自承调戏剪柔、灵素两小姐，两人被逼自尽，只把与尤氏私会的事轻轻瞒过了。

孝宗见供，着刑部拟罪，循律须绞决，经王太妃缓颊，改为戍边。那时雍王的五十名卫队已逃回藩邸报信，雍王妃忙着入宫求援，雍王早速解起身了。这件案子了结，都下人无不称梦阳神明。又因他不避亲王权贵，一时直声满天下，号梦阳为李龙图不提。

再说那小王子接到塞外使者携来的满奴之手书，小王子失里延读罢，置书放声大哭。又因新值兵败，越想越心伤，真哭得满营凄惨，部下亲信的将士也一个个流下泪来。小王子哭了半天，才收泪和诸将商议，要想取回王满奴的遗骸，经遣使入天朝，明廷又不许。使者回报，气得小王子咬牙切齿的，拔出宝剑来砍去一个指头儿，恨恨地说道：“俺和明朝势不两立，倘报不得掳俺眷属的仇怨，但愿死在疆场上的。”说罢，又欲整顿人马杀入边地，计点自己残卒不满三千人，并干罗西借来的军马也不及万人。部将纳拉沙进道：“贝勒出兵，屡次遭挫，锐气已失。今若要复前仇，非有大队生力军不为功。”小王子抚膺叹道：“这话俺岂有不知？无如俺部族兵力已尽在于此，幸而胜地，还可以支持一时，不幸而败，俺也拼着这一死就是了。”纳拉沙道：“那话不是这样讲的，想贝勒世代相传，威名播远近，祖宗立基也不是容易的事。贝勒如一死，咱们部族之亡可以立待。且贝勒半生英雄，败于一朝，宁不貽笑后人吗？”

小王子正要回答，参军模树林献计道：“贝勒勿优，某有一策，可破明兵。”小王子大喜道：“计将安出？”模树林说道：“某闻桂林苗瑶与明廷结怨极深，我如肯以礼招致，彼必欣然来附，否则我去附他。但得复仇，虽低首于人亦何害？况苗瑶大都无识，只求与我合，慢慢地收服他，不难听我的指挥了。”小王子连连点头道：“此计甚妙，咱们就这样办吧！”于是派模树林为使，即日赴桂林苗窟和苗瑶首领瞿鹏接洽。双方议定，小王子但求复得前仇，子女玉帛悉归瞿鹏取去。苗瑶是最贪财的，听了模树林的话，便允许了，约定日期出兵。模树林星夜奔回，把苗瑶答应相助的话说了一遍。小王子大喜，当下择了个吉日祭旗出师。

这明廷三边总制吕文律，见小王子又来寇边，忙整兵出迎。那里小王子与苗瑶已会师一处，苗瑶统帅木油儿与左将领阿蛮，右苗酋瑶犂子，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吕文律领兵与苗瑶交锋，大败进关，一面闭门坚守，一方面飞章告急。

时王越已死，老将韩起凤犹在。孝宗便授起凤为征虏大都督，带同副将康弼、魏晋臣等出师兰州，直趋边地。正与小王子兵相遇，两下方得列阵，后面苗瑶直冲过来，油木儿令燃药炮，向明军阵上轰来。韩起凤不知药炮厉害，正立马指挥军士，忽然一炮飞来，连人带马打得粉碎。明兵大败，副将魏晋臣也被乱兵杀死。康弼且战且走，退了五十余里才得扎住，收了败残人马，计点人数，五停中折了三停。康弼见支持不住，分骑进京求发救兵。孝宗得报大惊失色。要知怎样靖得边患，再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霓裳翩跹正德帝登基 鹰犬驰骤司礼监专政

却说孝宗接到韩起凤的败讯，慌忙召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商议，谢迁奏道：“小王子结连苗瑶，锐气正盛。现欲破他，须分兵两路，一出桂林，直捣苗人巢穴，一路仍出兰州虚张声势，但看苗瑶的举动，他如闻知巢穴被围必回兵返救，我见苗瑶退去，即进兵痛剿，小王子不患不破。”孝宗如谢迁所奏，下谕以定国公朱宁为征苗经略使，统兵十五万径趋广西；谕武伯江永领兵五万以出兰州随机进剿。两路兵马奉了谕旨，各自分头进行。定国公朱宁率着大军到了桂林，苗瑶酋长瞿鹏忙整了部落来迎，朱宁也列兵相待。两下交锋，苗瑶忽纷纷倒退，指挥朱忠便挥兵欲追，朱宁阻住道：“苗人不战自退，当有狡计。”说犹未了，苗阵上群象列队冲出。明军抵挡不住，回身便走。朱宁传令，军士从后帐搬出画成的虎狮布皮蒙在马头上，一齐驱将出去。群象疑为真狮，吓得望后狂奔。苗众大败，自相践踏。朱宁与副将张恂，指挥朱忠，乘势大杀一阵，苗瑶乱窜，死者无数。

瞿鹏收了苗众，深沟坚垒，不敢再出。一面着苗骑去飞报木油儿，令其回师求援。木油儿得知这个消息，当夜便下令退兵。那时江永扎营白石川，瞰得苗众一个个身背器具，知道广西明军已经发动，便召都指挥马成、顾滋两人吩咐道：“你二人可领兵三千预伏白石山下，闻得炮声连响即率兵杀出。”又令游击李佑之领兵一千，埋伏在枣木岭；倘苗兵过去一半，与兵丁冲他作两截，然后和马成、顾滋合兵一处并力杀贼。又令行军参将常如龙，引兵二千抵御小王子防他救应。江永分拨已定，自统大军接应李佑之等。

苗帅木油儿与左右副酋阿蛮、瑶^犛子等匆匆还兵。苗人只知勇悍直前，毫不预备明军的追袭。正行之间，人马将上枣木岭，阿蛮进言道：“此处地势险恶，要虑设伏。”木油儿笑道：“就有三五百个敌卒怕他则甚！”话还不曾说完，猛听得鼓声大震，李佑之领着一千人马，在岭上突出。苗人尚未列阵，李佑之已直冲过来，把苗兵冲作了两截。兵士乘间放起信炮，马成和顾滋分两面杀出。兵士人人奋勇，木油儿忙令瑶^犛子、阿蛮也分两边御敌。木油儿自引苗众来战李佑之，不提防江永领大队自后杀到苗众大乱，瑶^犛子中箭落马。

阿蛮正和顾滋力战，见自己军伍已溃，便虚掩一枪纵马而走。恰巧木油儿被江永杀败，两下相遇，合兵一处。后面李佑之跃马来赶，马成杀了瑶^犛子也来助战。顾滋又自左边赶到，木油儿与阿蛮遮拦不住，各领着三百余骑落荒而逃。江永督在阵上，当地地鸣起金来，马成、李佑之、顾滋就止住兵士不追。顾滋便来诘江永道：“苗瑶败走，小

将等正好追杀立功，都督为甚收军？”江永说道：“苗人归心如箭，其势已穷。古云‘穷寇莫追’，况常如龙独当小王子，未悉胜负。不幸如龙败敌，小王子自后杀来，彼苗众被追太急，则忧困兽之反噬，其势必猛，那时吾背腹受敌，转为贼人所困了。”顾滋与众将听了，不觉心折。于是收了大军，专等常如龙回来再行定夺。

不到半天，常如龙已来缴令，并献上苗帅木油儿首级。江永大喜，问怎样擒得木油儿，常如龙道：“小将奉命去御小王子，彼已失了苗人扶助，军心涣散，一战便行败走。小将追了二十多里，经过黑松林地方，正值苗人远远地败退下来。小净即率兵士埋伏在林中，并掘下陷坑。苗酋木油儿中伏堕马，兵士把他擒住，只逃走了一个苗酋阿蛮。”江永听了，上了常如龙首功，马成缴下苗酋瑶^半子首级，顾滋、李佑之等亦各献俘虏，并器械旗帜等物，江永也一一记功。当日令将士勿得解甲，防小王子偷寨。到了次日江永督军进战，小王子早领了残兵不知逃往哪里去了。江永就在边地料理军事善后，一切妥当，择吉班师。那里朱宁也剿平苗众，大军不日回京。孝宗见两处都以平靖，下谕大犒将士。朱宁、江永自晋爵禄外，马成、顾滋均擢总兵，李佑之擢都指挥，常如龙授将军，张恂晋副总兵，宋忠为桂林都总管，余下将士亦各有封赏。

是年为弘治十八年，孝宗忽然圣躬不豫，看看日渐沉重，便召大学士李东阳、尚书谢迁、少帅刘健等至榻前，孝宗垂泪道：“朕病已入膏肓，谅来不起的了。众卿皆朝廷股肱，幸为朕善辅太子。”说罢命宣东宫。

不一刻太子厚照来了，时年十五岁，见了孝宗病态憔悴，父子关于天性，不由地纷纷落泪，跪伏榻前不起。孝宗指着刘健、谢迁、李东阳等顾谓太子道：“诸先生忠心为国，将来须尽心受教，莫负朕意，今可向诸先生叩头儿。”太子听了，便对着谢迁等跪下叩拜，慌得三位大臣还礼不迭。孝宗令内监扶起谢迁等，并喘着气道：“诸先生犹世交父执，受了一礼何害？”李东阳等叩首道：“微臣受陛下厚恩，自当尽力以报。”孝宗点头，挥手令太子等退出。是夜孝宗驾崩，由李东阳等扶太子厚照继位，是为武宗，改明年为正德元年。晋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三人为太师太傅上国柱，太后纪氏为太皇太后，皇后张氏为太后，太妃王氏为太皇圣妃，金妃、戴妃为太妃，马妃常妃等亦晋太皇妃，弟厚炜封为蔚王。又以内监刘瑾为司礼监。

讲到这个刘瑾，旧系苗种，为中官刘忠养子，袭姓为刘。武宗在东宫稚年好戏，刘瑾由宫外弄些鹰犬鸟兽之类进宫，以博武宗的欢心。武宗但知玩耍，因倚刘瑾为左右手，片刻都离他不得。这时武宗继位，便封刘瑾为司礼监，统掌皇城内一应仪礼并刑名铃束，门禁关防诸事。刘瑾欺武帝年幼，便乘间广植势力，渐渐地干预政事。虽有李梦阳、刘健、谢迁等一班托孤之臣，竭力把持，但刘瑾自恃宠信，易于进言，往往欺凌大臣。谢迁见政事已现乱象，心里着实忍耐不得，当时上章切谏，劝武宗整饬宸纲，节止游戏。大学士上国柱刘健，攻讦刘瑾擅干国政，私斥勋臣，请旨究办。李东阳更当殿面陈，宦官专权，朝纲败坏，谏武宗勤修政事，远避佞邪。

这位正德皇帝到底年轻脸嫩，怎经得诸阁臣正言厉色地切谏？把个正德皇帝弄得面红耳赤，囁嚅了好一会才讷讷地说道：“诸先生且退去，容朕慢慢地照办就是。”李东阳等下朝，正德帝回到宫中。自思幼时到如今从不曾受过谁的话，现在做了皇帝，倒转被大臣们掣肘起来，不是比较做太子时，反觉不舒服了吗？正德帝越想越气，忍不住放声

大哭起来。那些老官人和内监们在旁相劝了几句，这位年轻皇帝是十分任性的，怎肯就止。正哭得心伤气急，恰好刘瑾进宫来，连忙跪在地上叩问缘故，正德帝就把大臣阻谏的话和刘瑾讲了一遍。刘瑾正色说道：“陛下身为天子，万事自由宸衷独断，何至受大臣们的欺凌。”正德帝叹口气道：“他们是顾命之臣，不得不略与优容。”刘瑾道：“那不是这样讲的，倘阁臣专横不奉上命，难道也就容忍了吗？况臣权过重，下者骄上，尤须防有不臣之行。这是历代所恒见的事，元朝的泰定帝便是榜样。”正德帝听了，一拳正打中心坎，不由地点头自语道：“这话很有理。”从此正德帝对于众大臣言辞间不大听从，所有奏疏，只批“闻知”两字，十事中没有一二样照办，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自己觉得无趣，大家早存下一个去心。

一天侍郎王鏊在朝堂论及信阳蠲免赋税，刘瑾在旁揆言道：“丰岁妄报荒年，那都是刁民的做作和地方官的得贿，不能据为真情。最可疑的是信阳籍的朝臣，安知他们不通同舞弊。”王鏊正是信阳人，听了刘瑾的话怎能容忍得下，就抗声说道：“刘公公莫信口雌黄，灾荒的事众目所共睹的，何能以假报真。而且是公众呈文要求，即思作弊也理有所不能，岂可任意含血喷人。”刘瑾冷笑道：“公既非作弊之人，何必这样发恼，使旁人听得还疑公是虚心了。”王鏊不及回答，詹事杨芳，也是信阳人，见刘瑾无理，便挺身说道：“作弊要证据的，谁能凭三寸舌诬人，难道公理也没了？”

刘瑾正没好气，被杨芳半腰一驳，顿时怒不可遏，瞋着了两眼大声喝道：“你算什么东西，配你在朝房中乱嚷？”杨芳也大怒道：“俺乃朝廷大员（刘瑾为司礼监，系正四品，杨芳詹事为正三品，其职固高于瑾也），不在朝房说话，倒是你阉竖来多说吗？”刘瑾听得骂他阉竖，触着了所忌，面上立时涨得通红，竟不管好歹，举起手来只一掌，打得杨芳掩脸怪叫，刘瑾又喝令伺候室中侍卫把杨芳绑了起来。初时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尚侍相劝，到了这时，谁也忍耐不住，一齐大喊道：“太监可以如此放肆的，朝廷的法律都没有了！”刘瑾怕众怒难犯，乘着乱哄哄的时候，一溜烟逃走了。

这里由刘健为首，气冲冲地扯了杨芳入奏皇上。景阳钟鸣，静鞭击过，刘健、谢迁、李东阳、李梦阳、戴珊等纷纷跪下，杨芳便哭奏刘瑾殴辱的缘故，王鏊奏陈刘瑾语衅舞弊。刘健顿首道：“陛下不惩刘瑾，臣辈不能受阉奴欺凌，自当挂冤归里。”正德帝见众口一词，知道刘瑾似太过分了，只得刑部拟罪。谕旨下来，众臣才行散去。

谁知正德帝回到宫里，刘瑾已伺候在门前，一见正德帝进来，噗地双膝跪倒，放声痛哭。正德帝本甚信宠刘瑾的，如今见他这般悲伤，并安慰他道：“你有怎样话尽可以直陈，自有朕替你作主，不必悲哭到这样地步。”刘瑾含泪磕头道：“阁臣骄横无礼，置奴婢为小人，谓以飞鹰逐犬的坏事导陛下于不规，这不是明明压制皇上，先把奴婢来开开端吗？陛下若不立下英断，奴婢头颈里没有铁裹着，以后不敢再侍候陛下了。”

正德帝本是个一味孩子气的人，最怕大臣们要阻挡他的游戏，这时听了刘瑾的撺掇，不由地心中火发，拍案大怒道：“谁敢干预朕的私事？你且不要惧怕，朕赦你无罪就是。”刘瑾忙叩了个头起身，当夜便劝正德帝重设东厂，自己兼领东厂监督。这东厂在孝宗初年废去，多年没有提及了，现又组织起来。刘瑾又在正德帝面前定了人数，专一刺探官民隐情。稍有风吹草动，小太监便去报给东厂。监督刘瑾擅自专主，不论大官小民任意逮捕，公报私仇，株连无辜，真是不可胜计，这是后话。



且说第二天早朝，刘健、谢迁、李东阳等满心望惩办刘瑾，哪里晓得刘瑾不办倒还罢了，反授他为东厂监督。谕旨宣布，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不觉冷了半截，下朝后即上疏乞休，有旨慰留，疏再上，三上，许刘健、谢迁致任，李东阳仍留原职。



刘瑾擅自专主，不论大官小民任意逮捕

这样一来，朝中又少了两个老诚硕望的名臣，刘瑾作事比前爽快了许多。不到一月，接连添设西厂，置太监探事二十四员，监督还是刘瑾。一班小太监，大家要讨刘瑾的好，无事也捕风捉影，不是说谤毁皇上，便是诬讥讪监督，把京都的安分良民弄得受累无穷，东西厂审事室中拷掠酷刑日必数十起，惨呼号痛声四野皆闻。百姓人人怨恨，刘瑾反视为笑乐。又去安庆地方觅了几十个男女伶人，进献宫中，令他们鲜衣美服的演唱戏剧。正德帝所好的是歌舞，骤见了这些伶人的歌唱，喜得他手舞足蹈，并昼夜学习，甚至废忘寝食。幸而正德帝的资质却很聪敏，只学得一两个月，居然也能引吭高歌。至兴致勃勃时，请纪太皇太后、张太后、王太皇妃、马太妃、常太妃等到御苑中来观剧。

正德帝亲自袍笏登场，大唱其藁相如完璧归赵。真个唱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看得太皇太后，张太后等

无不击节赞赏。其时纪太皇太后年衰，不甚问闲事的了。张太后是懦弱无能，只有个王太皇妃，见正德帝天天似这般胡闹，忍不住对正德帝说道：“皇上年轻，应与大臣们专究经文，参询政事。不当如此嘻乐，致荒废国政。”正德帝见说，不好回话，以后演剧就不去请王太皇妃了。

正德帝玩了一会唱戏，日久自然有些厌烦起来。又是刘瑾去办了几十只的铁嘴的神鹰来，和蒙古种最灵敏的猎犬，另雇人工畜养着。到了闲来便请正德帝去郊外打猎。正德帝是从不曾干过这样把戏的，待至野外，由鹰奴放出神鹰，犬厮释去猎犬，凡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狡兔都被犬鹰扑的扑杀，咬的咬伤，好算那些禽兽晦气，吃这位促狭皇帝弄得它们走投无路。正德帝高兴极了，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去行猎，京城中人竟呼他作猎户皇帝了。但是京师野外的兽类能有多少，怎经得正德帝天天去搜罗，渐渐地打不出什么来了。于是越打越远，带着五百名的禁军备了蒙人的行帐，路远不及回来，正德帝就在营帐中住宿。

有一次，正德帝去打猎竟打到林西去了（今之热河区域）。那个地方是荒野无有人烟的所在，猛兽野狮更是不少，从前的宪宗皇帝几乎在那里被猛狮咬伤。朝中大臣如李东阳、王鏊、戴珊等听得正德帝冒险前去行猎，忙各人选了骑快马疾驰到了林西，大家跪请圣驾回京。李东阳再三地哀恳，甚至涕泗交流，正德帝也觉动容。好在自己对于打猎已有些玩疲了，乐得许了众臣的请求，当日就和李东阳等起銮还宫。

正德帝静养了好几天，又想寻点事儿玩玩，见刘瑾侍立在侧。颈上挂着一个黑布的口袋，罩在外衣里面，被正德帝瞧了出来，便问：“袋里是什么东西？”刘瑾回说是鹌鹑。正德帝不懂那个名儿，经刘瑾解释到：“鹌鹑是只鸟儿，养着以备厮斗，也分出优胜劣败来，唯这鹌鹑的性极畏寒，必须要人气去辅助它，它得着了人身上一股精气，斗起来就有劲了。”正德帝诧异道：“朕只闻得古时有斗鸡的，怎么鸟儿也能斗吗？”刘瑾笑道：“有什么不能，鸟儿较鸡斗起来，端得要厉害上几倍。”说着将布袋中的鹌鹑取出来，正德帝看了不信道：“似这样小的一只鸟儿能有多大的力量？”刘瑾笑了笑，令小太监又取过一只鹌鹑，一并置在案上，刘瑾一手把着一只，只将手一松，两只鹌鹑就互相对扑了。正德帝在旁瞧着，但见这一地鹌鹑，起先不过张了翅膀各自扬威，不一会两下伸着嘴乱啄，慢慢地愈啄愈猛，斗到起劲的当儿，就是爪喙齐施，上下翻腾，忽左忽右，奋力颠扑，好似狠斗的猛汉，不顾生命一味地死战。

正德帝看到得意时，不觉拍手哈哈大笑。忽见那鹌鹑托地跳起身，一只黑的去啄住白的颈子，那白的狠命地扑着两翅，霎那间羽毛纷纷乱飞，唧唧的几声，那只白的鹌鹑已被黑的啄去眼珠，一爪击在脑门上，头颅粉碎，脑浆进出地死了。正德帝不禁咋舌道：“好狠的东西，真是见所未见的，明天你去搜罗几对来，待朕亲自斗它一下。”刘瑾巴不得正德帝欢喜，连连笑应着出去。

第二天，刘瑾便献进二十多对鹌鹑，正德帝叫宫中的内监每人畜一只，做个布囊挂在颈子上。好在那些太监多半是养过鹌鹑的，倒也不见什么累赘（清代太监，进出茶坊酒馆，多胸囊鹌鹑，皆明宫遗风也）。每天的午后，正德帝令把鹌鹑放出来，一对顾一对地斗着。就中有一只白色的，浑身如雪，目红若火，紫爪青嘴，形状和人般的十分威严。正德帝将这只白鹌鹑与别的鹌鹑斗，不到三四个翻身，其他的鹌鹑一只只地拖翅败走，没有一只是它的对手。正德帝很爱那只白鹌鹑，赐名叫作玉孩儿。又有一只是纯黑的，生得红爪朱目，战斗力也还不弱，正德帝便唤他为铁将军。

但只有宫里的十来对鹌鹑，斗来斗去，那鹌鹑逐渐打乏了，没有什么劲儿斗出来，正德帝又觉得无甚兴趣了。经刘瑾四出搜求，凡民间有佳种的鹌鹑，能献宫中赢得皇帝所畜的那只玉孩儿，赏给千金。这话一传十传百的，满京里都知道了。北人畜鹌鹑的很多，大家想发这笔横财，各地所爱的老鹌鹑纷纷自来投献，由管门的太监一一递入宫里，正德帝便兴高采烈地放出鹌鹑来相斗。那些鹌鹑都是平常的品格，经不起一斗，早已败走了。难有一二只好的，终斗不过铁将军，休说是玉孩儿了。

一天，来了一个外方的黑汉，囊着一只鹌鹑，自称是江西人，谓有一只鹌鹑，名叫金翅元帅，尝走过十二行省，未逢过敌手。闻得宫中有只玉孩儿的佳种，特来比赛的。太监问他要鹌鹑时，那黑汉说道：“咱的鹌鹑与众不同，如要开斗，须咱亲自把持，否则那鹌鹑不肯斗的。”门上的太监不信黑汉的话，忙去报知刘瑾。刘瑾询明了缘由，将



那黑汉的鹌鹑和那平常鹌鹑试斗，见黑汉的鹌鹑却伏着一点儿也不动，任凭对方鹌鹑怎样地引扑，它只是不来回啄。刘瑾笑道：“它这只东西是不会斗的。”那黑汉听了，便来持住自己的鹌鹑，叫刘瑾也放出一只鹌鹑来，那黑汉说声：“斗吧！”他手里的鹌鹑就直扑过来，不知黑汉的鹌鹑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鬢影衣香豹房恋美色 杯蛇市虎西厂置奇刑

却说刘瑾细看黑汉手中的鹌鹑，遍体羽毛如黄金一般，双目灼灼有光，两爪钩蜷似铁，只是不肯战斗。经那黑汉把持着，轻轻说声：“斗吧！”那鹌鹑便扑起双翅奋力啄过来，这些平常的鹌鹑见了它的形状已先吓得缩首垂尾拖着翅败走了，哪里敢和它相斗。刘瑾看了也觉得奇怪，知道它必是英物，便去奏知正德帝，把那黑汉的异事说了一遍。正德帝听得有好鹌鹑，忙叫把那黑汉带上来。那黑汉循例三呼已毕，把那鹌鹑献上。正德帝将他的鹌鹑瞧了瞧，觉得那黑汉来得古怪。令卫士搜他的身上，并无利器，才命他持了鹌鹑。

正德帝也取过铁将军来和那黑汉的鹌鹑放对，两下只奋力一扑，铁将军便回身逃走。正德帝微笑道：“果然厉害的。”立命放出玉孩儿来，但见雪羽朱睛，怒态可掬，那黑汉赞了一声，也把鹌鹑放过来。一白一黄双方搏击，腾踏飞叫，兔起鹘落，真是棋逢了敌手，只见得一场的好斗。正德帝与刘瑾都看得呆了。正在斗的狠猛，看看玉孩儿已将乏力，搏击虽急，却不甚有劲，正德帝方替自己的鹌鹑着急，蓦见那黑汉霍地从口中执出一口剑来，飏的一剑望着正德帝剁来。正德帝眼快，慌忙闪开，飞步向案旁逃走。这时刘瑾也着了忙，阶下的侍卫甲士一齐上殿来捕刺客。那黑汉见一剑剁不中，哈哈大笑一声，耸身上了殿檐，眨眨眼已去得无影无踪了。

正德帝心神略定，不觉大怒道：“禁辇之下，敢有强徒假名行刺，这定是有人指使的。”回顾刘瑾道：“速去与朕查来，务要获住指使和那刺客，将他碎尸万段。”刘瑾奉命，匆匆地出宫，传谕紧闭皇城，按户大搜刺客。城外一般殷实的人民，不幸被指为嫌疑，乘间索诈，百姓不堪其扰，弄得怨苦连天。似这样地闹了三四日刺客毫无影迹，倒捉弄了一番小民，这且不提。

正德二年，皇帝大婚，册立大学士王恕养女夏氏为皇后。夏后本侍郎夏说之女，夏说在孝宗弘治九年，坐罪戍边，家无妻室，唯一老女婢与幼女，王恕念为同寅，便收养其女。孝宗三十岁万寿，王恕之夫人携女进宫赴宴，纪太皇太后见她温柔有礼，特加厚赐。到了这时，就指婚王恕的女儿，仍袭原姓，便是夏后。又立尚书王永、侍讲何庶两人的女儿为妃。当大婚的时候，自有种种热闹，那是不消说的了。

刘瑾趁正德帝新立后妃，暗中大结党羽，若宦官谷大用、魏彬、张永、马永成、高凤、邱聚、罗祥等都依刘瑾为领袖，时人并刘瑾号称为八虎。那正德帝自经立后妃之后，于放鹰逐犬的事不甚放在心上，渐渐地纵情声色起来。又常常带了张永微服出宫，



到那秦楼楚馆之地陶情作乐。往往误认良家妇女为娼妓，任意闯进门去，纵情笑乐。

有一天上，正德帝仍和张永出宫。经过西华门，天色已将黄昏，灯火万家，街市上正当热闹。正德帝方徜徉市上，忽见一所大厦，灯晶光辉，笙歌聒耳。从大门上望进去，都是些绝色的女子和美貌的童儿，却不见半个男子。正德帝回顾张永说道：“咱们且进去瞧一会，看是在里面干些什么。”张永不及回话，正德帝已望里直冲进去。吓得那些妇女儿童七跃八撞地四散乱走。正德帝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拖住了一个就在大厅上坐下。那里已设着酒席，正德帝令张永斟上酒来，自己和那美人并肩儿坐着，一杯杯地豪饮起来。

那美人似很娇羞，低垂着粉颈，只是弄她的衣带。正德帝劝她同饮，那美人儿红着脸儿不肯便饮，怎经得正德帝再三地缠鬊，那美人拗不过他勉强喝了一杯。喜得正德帝眉开眼笑，再回头看那些女子，约有二十多个，都拥在屏风背后，指手划脚，交头接耳地在那里窃窃私议。正德帝笑道：“咱不是噬人的，你们不要害怕，就出来和咱共饮一杯。”说犹未了，只见那些女子齐齐地拍手说道：“老公公来了。”

正德帝不知谁是老公公，忙定眼瞧看，张永指着外面道：“刘瑾也来了。”早见刘瑾匆匆地走入来，一眼见是正德帝便过来行了礼，起身向屏风后喝道：“万岁爷在此，你们还不快出来叩头。”这句话才说完，屏风里面娇娇滴滴齐应一声，袅袅婷婷，花枝招展般走出二十几位一样打扮的美人儿来。一字儿向正德帝行下礼去。慌得方才和正德帝并坐着的美人儿也去杂在众人中行礼。大厅上霎时间莺莺燕燕，粉白黛绿，围绕满前。美人的背后，又走出十几个美貌的童子，也都来正德帝前磕头。

这时的正德帝左右顾盼，真有些目不暇击了。那二十几个美人一头嘻笑着，大家蜂拥着过来，抢那案上的金壶斟酒。又有几个美人便挨身坐了，顿开娇喉低低地唱着。还有不会唱的，去捧了琴箏箫笛，吹的吹，弹的弹，悠悠扬扬，歌乐声齐作，十几个美貌的童子，排着队伍，东三西四地学那些魔舞，又一声声地唱着歌儿。看得正德帝连饮三觥，乘着酒兴，拥了一个美人在膝上，一头亲着粉颊，一面饮酒，微笑问那美人叫什么名儿，回说唤作月君。正德帝又向刘瑾道：“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刘瑾屈着半膝禀道：“不敢欺蒙陛下，此处是奴婢的私宅，美人童儿也都是奴婢购买来的……”正德帝不待他说毕，接口说道：“你养着许多美人，倒好艳福。”刘瑾忙道：“奴婢哪里有这般福分，本来是预备着侍候陛下的。正德帝听了说道：“你可是真话吗？”刘瑾答道：“奴婢怎敢打谎？”正德帝大喜，便命撤去酒筵，自己拥下那美人竟去安寝。

一宿无话。第二天上，正德帝也不去临朝，只着刘瑾去代批章奏，重要的事委李东阳办理。从此正德帝天天和那些美女变童厮混着，把那个地方题名叫作豹房。那时刘瑾见正德帝沉迷酒色，乐得代秉国政，往往等正德帝游兴方浓的时候，刘瑾故意把外郡奏牍呈览，正德帝怎会有心瞧看，吩咐刘瑾去办就是。

刘瑾巴不得皇帝有这一话，就老实不客气，将大吏的奏折，随意批答。又把廷臣们也擅自斥逐，凡不服刘瑾处置的，一概借事去职。如大理司事张彩，每见刘瑾即远远拜倒在地，膝行上前，口中连声呼着：“爷爷！”刘瑾微笑道：“这才是咱的好儿子。”于是不多几天，擢张彩为吏部尚书。又有兵马司署小弁焦芳常往刘瑾私第侍候刘瑾，十分小心。刘瑾因他勤慎，升他为光禄副司事。焦芳得列各朝班，侍奉刘瑾越发兢兢，不敢稍



有失礼。

一日刘瑾骑驴上市，焦芳方朝罢回去，忽见刘瑾骑驴过来，慌忙就地磕了个头，腰中插了象笏，竟朝衣朝冠地替刘瑾拉驴，引得市上的人都掩口嗤笑。焦芳一点也不知羞耻，反昂着头似乎以拉驴为荣。倒是刘瑾以四品京卿朝服在前牵驴招摇过市未免太不像样了，令焦芳去换了朝服再来，焦芳正唯唯退去，半腰里又来了刘宇。官衔比焦芳更来得大，是一位都宪御史，也是刘瑾的门人。值他下朝出皇城来，恰好撞着刘瑾。刘宇本是个无耻小人，他已认刘瑾为义父，常常对着刘瑾自称孝顺儿子。当时见刘瑾骑着驴儿，也不顾得什么仪节，竟做了焦芳第二。一时市上的人瞧着都宪太爷替太监拉驴儿，谁不掩了鼻子，刘瑾见去了一个又一个来了，弄得自己都好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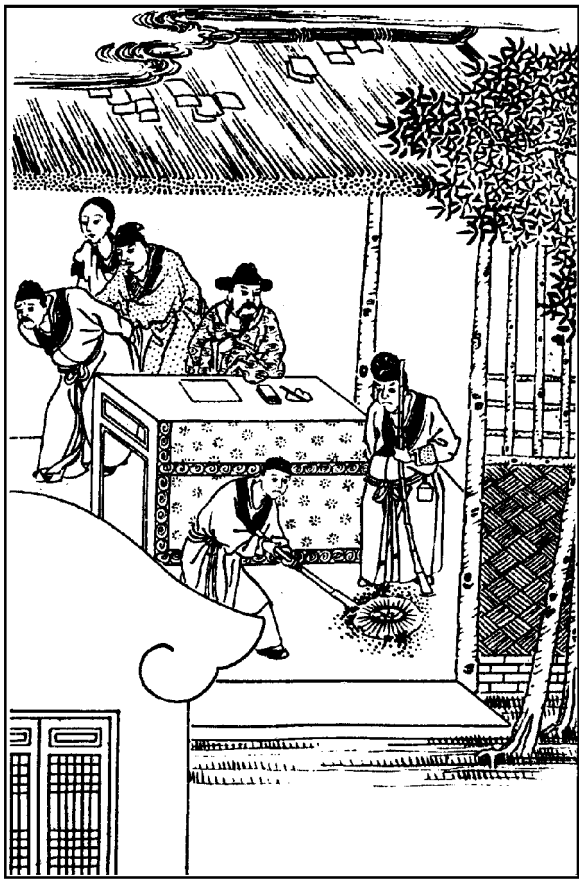
刘瑾权力既日大一日，又恐别人在他背后私议，便派高凤为西厂副使，专一探听外面的议论，有稍涉一点宦官的，就去报知刘瑾，刘瑾命把议论的人立时提到厂中，即用厂刑拷问。刘瑾又嫌国刑太轻，有几个硬汉还能熬刑，因和高凤私自酌议，拟好几种极刑来。

第一种叫做猢猻倒脱衣：系一张铁皮，做成一个桶子，里面钉着密密层层的针锋。加刑时将铁皮裹在犯人身，两名小太监一个捺住铁桶，一个拖了犯人的发髻从桶中倒拉出来。

但听得那犯人一声狂叫，已昏过去了。看他的身上时，早被锋利的针尖划得那肌肉一丝地化开，旁边一个太监持了一碗盐汁等待着，问人犯招供否，如其不应，就把那盐卤洒在血肉模糊的身上，可怜这疼痛真是透彻心肺，不论你是一等的英雄好汉，到此也有些吃不住了。

第二样叫作仙人驾雾：将一具极大的水锅，锅底把最巨的柴薪架起火来，锅内置着满满的一锅醋儿，待煮得那醋沸腾的时候，把犯人倒悬在锅上，等拿锅盖一揭，热气直腾上去，触在鼻子里又酸又辣，咳又咳不出，这种难过非笔墨所能形容得出来，也不是身受的人可得知其中厉害的。做书的不过听见人家讲过，到底怎样却是不曾晓得底细的。

又有一种叫作茄剝子：把一口锋利无比的小刀刺进人们的肠道中去，那痛苦也就可



刘瑾将大吏的奏折，随意批答

想而知了。最是伤心惨目的，要算披蓑衣了。什么叫做披蓑衣？是把青铅融化了，和滚油一齐洒在背肩上。肌肤都被灼碎，血与滚油迸在一起，点点滴滴地流下来，四散淌开，好似披了一袭的大红蓑衣一般。更有一种名挂绣球，是令铁工专一打就的小刺刀，刀上有四五个倒生的小钩子，刺进去是顺的，等到抽出来时，给四五个倒生的小钩儿阻住了，如使劲一拉，筋肉都带出来，似鲜红的一个肉圆子，以是美名叫挂绣球。其余若摘葫芦飞蜻蜓、走绳索、割靴子之类，多至二十几种，都是从古未有，历朝所不曾见的毒刑。只算京师内外以及顺天一郡的百姓受灾，略为嘴上带着一个刘字，就对不起你，马上要受这种刑罚了。有许多畏刑的人民，宁愿自己屈招了，只道不会受那刑罚，谁知刘瑾生性狠毒不过，不管你有供没供，凡是捉到了犯人，劈头就要施刑，以为这样做去可以惩儆后来，一般被冤蒙屈的人民怨气冲天，奈满朝文武大半是刘瑾的党羽，虽受了奇冤也无处诉苦。吓得市上的人，一闻刘瑾的名儿，就变色掩耳疾走唯恐不及。

刘瑾心里还觉不足，亲自改装作一个草药医生，向街衢市廛一路上打听过去，说起刘瑾，众口一词地赞美。到了海王村中撞着了个念佛的老妪和那里几个人讲闲话，不知怎地提起了刘瑾，老妪便怒气勃勃，指手划脚地大骂道：“刘老奴这个贼阉宦，人们收拾他不得，将来必定天来杀他了。”刘瑾听了，假意含笑地问道：“老婆婆和刘公公有甚冤仇？却这样怀恨？”老妪咬牙切齿地说道：“我的丈夫只说了一句闲话，被刘瑾这贼奴用天剥皮的极刑害死的。我长子也死在这刘贼手里，如今一个小儿子远逃在他方，三个月没有音耗了。我好好的一家骨肉团聚，被刘贼生生地拆散，不是仇不共戴天吗？”老妪越说越气，含着一泡眼泪，又狠狠地大骂了一顿。旁边的村民深怕惹出祸来，各人早已远远地避去了。刘瑾也不再说什么，看着老妪冷笑了几声，竟自走了。明天海王村的那个老妪便不见起身出来。直到红日斜西，仍不闻室中的声息。邻人有些儿疑心，打门进去瞧时，一个个惊得倒退出来，只见那老妪不知在什么时候被人杀死在榻上了。幸得老妪的小儿子从外郡回来，悄悄地把老母收殓了。安葬即毕，从此出门一去不返。那时海王村的人民才知那天和老妪谈话的是刘瑾所遣的侦事员，还不曾晓得是刘瑾自己。可是一班人民，大家钳口结舌，再也不敢提及那位天杀星了。

有一次，刘瑾随着正德帝豹房去，西华门外，一个汉子狂奔进来，拔出利刀，向着刘瑾便刺。随从的侍卫当他犯驾，立刻把他获住，交与大臣们去严讯。承审的是李梦阳都宪，听那汉子供是行刺刘瑾的，专为报杀父母的仇恨。这汉子是谁？便是海王村老妪的儿子。李梦阳有心要成全他，只说汉子是个疯人，从轻发配边地。好在刘瑾并未知道汉子是要行刺他，倒也不来追究。总算那汉子运气，保得性命，后来居然被他报仇。这是后话了。

当正德帝迷恋豹房的当儿，正刘瑾势焰薰天的时候。佥事杨一清，御史蒋钦，翰林院侍读学士戴说，兵部主事王守仁，都佥事吕翀等上疏劾刘瑾，刘瑾阅了奏牍，大怒道：“他们活得不耐烦了吗？”即矫旨罢杨一清职，下戴说、蒋钦于狱，贬王守仁为贵州龙场驿丞。不多几天。戴说、蒋钦都死在狱中。刘瑾矫旨摘夺各官，是瞧疏中弹劾他的言语轻重以定罪名的，所以杨一清、王守仁两人只批了个致任和降职。就中的都佥事吕翀，却并未处分。原来刘瑾未得志时，常得吕翀的赈济，一时未便翻脸。结果，吕翀又上章劾他。恼了刘瑾，也把他下狱，直到刘瑾事败才获出头。其时刘瑾的威权，不但炙

手可热，简直炙手要乌焦了，朝野士夫无不侧目。

一日，正德帝下朝回豹房，在地上瞧见一张无名的诉状，是劾刘瑾大罪三十三条，小罪六十条。每条都注释年月日，说得非常仔细。正德帝看了，立召刘瑾至豹房，把这张诉状掷给他道：“你可自去办理了，明白回奏。”刘瑾取状读了一遍，见事事道着心病，不由地面红过耳，怔了半晌，忽然跪下垂泪道：“这都是廷臣妒忌奴婢，故意捏造出来的。倘其事实有实据，何不竟自出头，却要匿名投诉？这样看来，奴婢早晚要被他们陷害的，不如今天在陛下面前尽了忠吧！”说毕，假作要触柱自尽。

正德帝听了他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想刘瑾真有如此不法行为，怎么无人出头，那分明是隐名攻击了。正在想着，闻刘瑾要触柱，忙令内侍把他扯住。正德帝笑着安慰他道：“你只去好好地干，百事有朕在这里，朕若不来回罪，谁敢诬陷你。”刘瑾感激零涕，不住地磕头拜谢，退出了豹房。飞谕宣六部九卿至朝房。

文武大臣闻得刘瑾相招，疑有什么紧要的谕旨，大家不敢怠慢，慌忙入朝。不一会，诸臣毕集，刘瑾就高声说道：“咱们有一句不中听的话要诘问诸公。想刘瑾与诸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有话不妨明讲，为什么在皇帝驾前投匿名诉状，这事是谁干的？好男儿承认出来，冤头债主莫连累了众人。”文武大臣见说，各人面面相觑，半晌回答不得。刘瑾又厉声道：“今天如究不出投状的人，只好得罪诸公，暂请此处委屈一下了。”吏部尚书张彩、侍郎焦芳、御史刘宇，都是刘瑾的私人。张彩也狐假虎威地厉声道：“即敢写到匿名诉状，断不是无名小吏，何不竟出来和刘爷面谈，悄声匿迹地算不得人类。”

众大臣哪里敢吱声，大家默默地拥在一起，连坐也不敢坐下。御史屠庸已忍不住了，向刘瑾跪下叩头道：“下官素来不敢得罪刘爷的，谅不会做这那昧心的事，求刘爷鉴察。”刘瑾点点头将手一挥，屠庸又叩个头，扬长地出午门去了。翰林马知云，也来跪求道：“下官是修文学的，本于国政无关，怎会攻讦刘爷，尚祈明鉴。”刘瑾鼻中哼了一声，吓得马知云似狗般地伏着，气都不敢喘了。张彩在旁把脚在马知云头上一踢道：“快滚出去吧！”马知云闻命，如重囚遇了恩赦，抱头鼠窜地出朝而去。刘瑾又道：“你们还没人自首吗？”这时众大臣又急又气，真弄得敢怒而不敢言。又值榴花初红的天气，正当懊闷，一个个穿着朝衣，戴着朝冠，挨得气喘如牛，汗流浹背，大家只有抱怨那投诉状的人。

户部主事董芳见两班文武甘心受辱，没半个血性的人，不禁心头火起，更瞧刘瑾那种骄横的态度，俨然旁若无人，气得个董芳七窍中青烟直冒，便掳起了袍袖，挺着象简抢到刘瑾的面前，戟指着大喝道：“你为了一张匿名的诉状，却擅自召集大臣，任意得罪，俺老董是不怕死的，且和你一同见圣驾去。”刘瑾也怒道：“你是谁？可报名来。”董芳笑道：“你连俺董芳都不认识，怪道你如此飞扬跋扈了。”刘瑾冷笑道：“咱在六部中不曾闻得你的名儿，小小一点职役，也配你说见驾吗？”董芳咆哮如雷道：“俺是朝廷的臣子，何必定要你阉竖知道！”说着便来拖刘瑾，张彩、焦芳齐出，攘臂阻住董芳，董芳举象简就打，大家扭作了一堆。不知董芳打到怎样地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王阳明石棺尝死味 刘贵人梅萼效艳妆

却说董芳举着象简，只望刘瑾打去。吏部尚书张彩、光禄寺卿焦芳忙护住刘瑾，也把象简还击董芳。侍候刘瑾的小监挥拳齐上。董芳究竟是个文官，又兼双拳不敌四手，转眼被小监们拖倒，打得血流被面，董芳兀是破口大骂。看看小监等拳足交加，董芳已声嘶力竭，武臣班中恼了靖远伯王蔚云，奋拳大喊一声，大踏步打将入去。焦芳回身来迎，被蔚云一拳正打中鼻梁，鲜血直喷出来。张彩不识厉害，要在刘瑾面前讨好。他见焦芳受伤，飞起一脚来踢蔚云，吃蔚云将足接住，顺势一掀，张彩由朝房的东面直跌到西边，仰面睡在地上爬不起身了。蔚云又把小监们一阵地乱打，打得小监们一个个鼻塌嘴歪，抱头逃命。蔚云便去扶起董芳，令他在侍朝室里暂息。

刘瑾眼见得武臣们来动手，心里越发大怒，即召殿前甲士捕人。其时伺候室中的值班侍卫听得外面声声嚷打，忙出来观看，认得是靖远伯在那里动武，自然不敢逮捕，只好上前相劝。偏是那些殿前甲士，但知奉刘瑾的命令，真个拥将上来，把蔚云围在正中。蔚云大喝道：“谁敢捕人！”说犹未了，双拳并举，早打倒两个甲士。又是一腿，踢倒了两人。那些甲士吃了这样的大亏怎肯干休，况又是刘瑾的主意。当下内中一个甲士便鸣起警号来，召集了值日的甲士，殿内外不下六七十名，和虎吼般蜂拥来捉蔚云。平西侯王强、将军常如龙、殿前指挥马成梁等看了都有些不服，一声吆喝，并力上前。那些甲士不过恃着蛮力，又不懂什么解数的，因此给王强等一顿的乱打，把六七十名甲士早已打得落花流水，四散狂奔。

蔚云见甲士打退，抢前去抓刘瑾。刘瑾满心想甲士们去捕人，不防众臣一齐动手，朝房做了厮打地，一场好斗，甲士纷纷逃避。刘瑾觑得不是势头，方要滑脚逃走，门上被一班文官拥塞住了，连一点儿隙地都没有；待往正殿上逃，恐受众臣的讥笑。正在进退踌躇，不提防蔚云直抢过来，一把抓住刘瑾的衣领，大叫：“一不做，二不休，大家索性爽爽快打他一顿。”众臣听了，凡和刘瑾有怨气的谁不愿意打他几下？董芳虽然受了伤，还一拐一跷地出来帮打。刘瑾被蔚云捺住地上，任众人打死老虎似的。直打到刘瑾叫不出救命了，大家方才住手。

平西侯王强等众人齐集了，乃发言道：“今天大打刘贼，果然是痛快的。但他是皇上的幸臣，怎肯受这场辱？俺知大祸既已酿成了，要死大家同死，到了那时休得畏缩。”将军常如龙道：“咱们趁此时再去警诫他一番。”说罢回顾刘瑾，已由小监一溜烟抬往私第中去了。如龙笑道：“这贼逃得好快，今吃他脱身，祸就在眼前了。”